

{ 超值珍藏版 }

总有一个声音会让你心旌摇动  
总有一段文字能令你境随意转  
它们就如翡翠，温润典雅  
它们又如甘醴，意悠味长

# 外国 最好的 散文

罗曼·罗兰  
岸芷◎主编  
等◎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 散文

外

国

最好的



岸芷·罗兰  
◎主编

等◎著



YZLI0890145034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最好的散文/岸芷编. —武汉:崇文书局,2011.11  
ISBN 978-7-5403-2059-1

I. 外… II. 岸… III. 散文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0402 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mail

[hb\\_tianyi@yahoo.com.cn](mailto: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外国最好的散文

编 者 岸芷

策 划 姚磊

责任编辑 田敦国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712 87679087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4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03-2059-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CONTENTS



|                 |                     |
|-----------------|---------------------|
| 贝多芬遗书 .....     | [德国]贝多芬 /1          |
| 关于思考 .....      | [德国]叔本华/4           |
| 论“爱祖国” .....    | [德国]海涅/10           |
| 梦 .....         | [德国]狄尔泰/16          |
| 日出之前 .....      | [德国]尼采 /21          |
| 忆罗丹 .....       | [德国]格奥尔格·齐美尔 /24    |
| 两个好的教训 .....    | [德国]亨利希·曼/28        |
| 《波斯人信札》二封 ..... | [法国]孟德斯鸠/32         |
| 西西弗斯的神话 .....   | [法国]阿尔贝·加缪 /35      |
| 天鹅 .....        | [法国]德·布封/38         |
| 《民约论》的产生 .....  | [法国]让·雅克·卢梭/42      |
| 会唱歌的夜莺 .....    | [法国]米什莱/45          |
| 一盘台球 .....      | [法国]阿尔丰斯·都德/48      |
| 铁匠 .....        | [法国]左拉/52           |
| 鼠笼 .....        | [法国]罗曼·罗兰/55        |
| 返航 .....        | [法国]安德列·纪德 /61      |
| 梦 .....         | [法国]普鲁斯特/64         |
| 致马尔伯爵夫人 .....   | [英国]玛丽·渥特莱·蒙太古夫人/66 |
| 论未来 .....       | [英国]约翰逊/70          |
| 优雅而快乐的人 .....   | [英国]大卫·休谟/73        |
| 大海 .....        | [英国]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78  |

|                 |                     |
|-----------------|---------------------|
| 退休者 .....       | [英国]查尔斯·兰姆/81       |
| 致芳妮·布劳恩 .....   | [英国]约翰·济慈/88        |
| 尼亚加拉大瀑布 .....   | [英国]狄更斯/91          |
| 济慈墓 .....       | [英国]王尔德 /93         |
| 贝多芬百年祭 .....    | [英国]萧伯纳/97          |
| 历经艰辛话买书 .....   | [英国]吉辛/101          |
| 玫瑰树 .....       | [英国]罗根·皮尔骚尔·史密斯/105 |
| 夜行记 .....       | [英国]伍尔芙/107         |
| 蜉蝣 .....        | [美国]富兰克林/109        |
| 论天然贵族 .....     | [美国]托马斯·杰弗逊/111     |
| 野蜂 .....        | [美国]惠特曼/113         |
| 致霍桑 .....       | [美国]赫尔曼·梅尔维尔/116    |
| 神秘的访问 .....     | [美国]马克·吐温/120       |
| 博士巨怪 .....      | [美国]威廉·詹姆斯/125      |
| 美国的青年激进分子 ..... | [美国]乔治·桑塔亚那/130     |
| 论作家的人生哲学 .....  | [美国]杰克·伦敦/133       |
| 《宽容》序 .....     | [美国]房龙/137          |
| 论机智与幽默的区别 ..... | [美国]查尔斯·斯·布鲁克斯/142  |
| 海明威书简(四封) ..... | [美国]厄内斯特·海明威/147    |
| 猫的墓 .....       | [日本]夏目漱石/153        |
| 秘色青瓷 .....      | [日本]幸田露伴/156        |
| 三位来客 .....      | [日本]岛崎藤村/161        |
| 旷野 .....        | [日本]石川啄木/164        |
| 琴曲 .....        | [日本]井伏鱒二/167        |
| 秋之野 .....       | [日本]川端康成/172        |
| 天皇走下神坛之日 .....  | [日本]大江健三郎/179       |
| 遗嘱 .....        | [俄国]果戈理/185         |
| 漫游佛得角群岛 .....   | [俄国]冈察洛夫/189        |
| 树林和草原 .....     | [俄国]屠格涅夫/195        |

|                   |                       |
|-------------------|-----------------------|
| 音乐是人类最伟大的礼物 ..... | [俄国]柴可夫斯基/201         |
| 毒蛇的自白 .....       | [俄国]安德列耶夫/204         |
| 世界的边沿在哪里 .....    | [俄国]兹米特洛夫·比雅杜里亚/208   |
| 回忆 .....          | [俄国]米·布尔加科夫/212       |
| 鹰之歌 .....         | [俄国]高尔基/217           |
| 肥沃的土壤 .....       |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222       |
| 论爱情 .....         | [波斯]昂苏尔·玛阿里/228       |
| 笔记 .....          | [意大利]达·芬奇/233         |
| 我们的纲领 .....       | [波兰]密茨凯维奇/236         |
| 光荣的荆棘路 .....      | [丹麦]安徒生/239           |
| 喀尔巴阡山之行(节选) ..... | [匈牙利]裴多菲/243          |
| 蜜蜂的发怒 .....       | [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247     |
| 缪斯的抗议 .....       | [哥伦比亚]亚松森·西尔瓦/251     |
| 最后的吟游诗人 .....     | [爱尔兰]威廉姆·勃特勒·叶芝/254   |
| 世间最美的坟墓 .....     | [奥地利]茨威格/259          |
| 旅途札记 .....        | [奥地利]弗兰兹·卡夫卡/261      |
| 孟加拉风光(节选) .....   | [印度]泰戈尔/265           |
| 消极抵抗 .....        | [印度]M. K. 甘地/268      |
| 那第一杯 .....        | [埃及]穆斯塔发·鲁特菲·曼法鲁蒂/270 |
| 金丝雀 .....         | [新西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274    |
| 男人 .....          | [挪威]冈纳·海贝格/277        |
| 挪威的欢乐时光 .....     | [挪威]西格利·恩特赛/279       |
| 沙与沫 .....         | [黎巴嫩]卡里·纪伯伦/286       |
| 蓝色的菊花 .....       | [捷克]恰彼克/288           |
| 铃兰花 .....         | [前南斯拉夫]普·沃朗兹/293      |
| 致彼岸世界的信 .....     | [保加利亚]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297 |

## 贝多芬遗书

[德国]贝多芬

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代表作有交响曲《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书信集《贝多芬的一生》等。

### 给我的兄弟卡尔与[约翰]·贝多芬

[赫里金斯塔特,1802年,10月,6日]啊!你们各位,谁要是认为我是心怀怨恨、乖戾暴躁,甚至是愤世嫉俗之辈,那将是何等地误解了我!你们只看到了我的外表,而我内心深藏的秘密,是不为人知的。

从童年起,我的心灵就倾向于慈悲的情操,我总想大有作为。但事与愿违,6年来,我受到不治之症的折磨,庸医又加剧了我的病情。年复一年地抱着好转的希望,但渐渐都成了泡影,最后对这种长期疾病不得不听之任之(治疗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或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

尽管我的性格与气质生就易于激动和富有活力,甚至也能适应社会所给予的种种消遣,但我早早被迫离群隐退,过着孤独的生活。有的时候我决心克服一切,啊!命运是多么残酷,我的听觉总敌不过那饱尝痛楚的经验。我总不能对人说:“讲大声一些,喊高一点,因为我是聋子!”啊!我怎能把我这一感官的毛病让人家都知道哩!对我来说,这种器官本应比别人更加十全十美。以前我曾有着过人的听觉,在我的同行中,即使条件较好者也难与我相比——啊!如今我已力不从心了,倘若你们见到我离群而去时,请多加原谅吧!因为我内心并非不愿与大家为伴。

不仅如此,如因此被人误解,会使我倍加痛苦。在与社会的接触中我得不到慰藉,在谈话中我不能温文尔雅,在彼此倾吐中我缺乏相互间的信任。我必须孤独地生活,只有当社会需要我时,我才悄悄地潜入人群,我只能过着这种亡命者的生活。一旦我出现在公众场所中,便心焚如火,忧虑忡忡,惟恐人家发觉我的隐患——最近我到乡间住了6个月,也算是受这种痛苦的驱使吧。我

那高明的医生劝我尽量保护我的听觉，这多少是迎合我的心意的，尽管有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去接近社会，甚至立即想离此而去。但是，当我身旁的人能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一无所闻，或他能听见牧童歌唱，而我却充耳不闻时，这将是何等的屈辱！——这一类的体验几乎使我陷入绝望，我甚至产生了结束生命的念头——惟一留住我的是我的艺术。在我尚未把所肩负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因此我苟延残喘地过着这种悲惨的生活——实在是悲惨的生活，像我这样易于激动而虚弱的身体，任何稍微的变化，都会将我最佳的情绪带入最坏的境地。忍耐，才是上策，人家这样劝导我，如今也只能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了。我已经有了耐性——但愿我忍耐的决心能够持续得久些，直到无情的死神割断我的生命线。我的处境变好变坏的可能性都存在，反正我已隐退——28岁的我，不得不做一名看破一切的哲人，当然，事情不那么简单，因为一个艺术家在这方面比别人要难得多。

上帝啊！你洞察心灵深处，你了解我的一切，你知道这颗心对世界充满着热爱与善意。啊！各位，有一天当你们读到这封信时，别忘记你们曾对我的误解和不公平。至于我这个不幸的人，就让他自我安慰、寻求与他同病相怜的人们为伴吧！对天性赋予他的种种障碍是能置之度外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将侧身于艺术家和优秀人士的行列中并肩为伍。

你们，我的兄弟卡尔与约翰，我死后倘若施密特教授尚健在，用我的名义去请求他把我的病情详加叙述，在他给我写的病史之外再附上这封信，以便在我死后至少使这个世界尽可能地和我言归于好。同时，我在此一并指定你们作为我的薄产的继承人（假如可以的话）。你们要公平分配，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你们对不起我的地方，我早就原谅了。你，卡尔兄弟，我特别感谢你近几年来对我的关怀。我祝愿你们有更幸福的生活，不要像我遭到这样的苦难。教导你们的孩子要有道德，因为使人幸福的是道德而不是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我不曾用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除了艺术之外也是由于道德的恩惠。别了，望你们彼此相爱吧！

我感谢所有的朋友，特别是尼赫诺夫斯基亲王和施密特教授。尼赫诺夫斯基亲王赠送我的几件乐器，我希望由你们当中一人保管，切勿因此在你们之间发生争吵。假如能够有助于你们，那就尽管将它们变卖，不必为此介意。要是我在九泉之下还能给你们一些帮助，我将是何等的高兴。倘若如此，我将怀着何等的欢心去见死神——万一死神在我不及发展我的艺术才能之前便来临，那么，我虽命运多舛，但还是嫌它来之过早，不必讳言，我祈求它能暂缓出现——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它岂不是把我从无穷无尽的苦海中解脱出来了吗？死神，你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吧！我将勇敢地迎接你——别了，当我死

去时，不要把我完全忘掉。

我是值得你们思念的，因为我在世的时候常常挂念你们，并且想使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给我的兄弟卡尔和约翰**  
**此信在我死后阅读并履行——**

[赫里金斯塔特, 1802年, 10月, 10日] 我就这样向你们告别了, 当然十分伤心。是的, 我怀着希望, 至少是在某种程度内有痊愈的希望, 可是它完全把我遗弃了。好似秋天枯萎的落叶一样——这希望对我也如枯萎坠落了。

我离去的时候几乎和来时相似——那最大的勇气, 在美的夏天曾多次激励过我, 如今也消逝了。

啊! 上天啊! 让我享受一天真正的快乐吧, 长久以来欢乐的回声对我是何等的陌生。啊! 什么时候? 万能的上帝啊!

什么时候我再能听到这个回声, 再能够在大自然和人类的庙堂中享受到这种欢乐? 永远不? ——不! 啊! 太残酷无情了!

克 纹 刘进昌 译

## 关于思考

[德国]叔本华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著有哲学著作《世界即意志和观念》、《论处于自然界中的意志》等。

不管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假如不加整顿而杂乱无章的话,它带给我们的益处,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知识如何的渊博,如若不能反复思维咀嚼消化的话,它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何以言之?因为我们若要将所学得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互相比较,当然,我们所能“深思熟虑”的东西,范围狭窄得很,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求上进,不断地学习。

读书或学习,我们可以随心之所欲,爱读什么就读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但这里的所谓“思考”,可就不是这回事了,它像在风中扇火一般,必须持续不断,才能维持火焰不熄。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不断地刺激它,并且要持之以恒不可懈怠。思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一是主观性的;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前者是对宇宙万物发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真正在思考的,数目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距离之大,巩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着个别的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迷于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离,使得这原有的差异,越发扩大起来。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此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其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供应

一些资料和情绪而已。所以，一天到晚沉浸读书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确是不二法门。大概说来，一般“博闻多识”的人，多半都无较佳的才慧，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能成功的道理，正是因为一味死读的关系。这类人正如波普<sup>[1]</sup>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是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来说，有自身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自己去思想，才能真正彻底地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拾人牙慧而已。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具备凭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们只可以把书本当做“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而且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诱惑的话，我们势必陷入深渊。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靠他来指点迷津，引向正道。这个守护神，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会有之。就是说，惟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思想源流的停滞，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不如此，而手不释卷的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学画者，成天看着干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

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他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经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原来这些论调，别人早已发掘到了。泄气？失望？大可不必。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惟其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的正确性，它的理论才更能被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如是，你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他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权威”的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而有力的连结；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它就好像是用一些不知

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脱脱的生命，因为它是从外界在“思考之心”中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的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野在此。由是之故，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哲学家有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而学者呢？他们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意味着，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依赖它向某种体系开展，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它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削减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了主见，而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到。所以，就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后者虽说是胸无点墨，但靠着经验、阅历以及零碎的阅读，把所学得的一点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融合，或在自己的思想下臣服，所以他们有主见，有判断力。其实，学术性的思想家做法也不外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的尺度较大，比较有深度而已。思想家们因为要用到许多知识，所以非多读不可，但他们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内。因之，他们的识见虽是规模愈来愈大，但已做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在他们的思想总体系之下了。这种场合，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而在那些知识上的大杂烩的头脑中，好似一支曲子掺进很多杂音，它的基调久久仍找寻不出来。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得，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于某地或某国的有关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的联络？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乡亲，一打开话匣子便能把本地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的道出来。

一般的“书籍哲学家”，如同历史的研究者；自己思考的人，犹似事实的目击者。后者，不论对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经验，直接领会理解而来，绝不会人云亦云。所以，思想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因立足点不同而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是把握客观的原则，如果事件本身不使立足点发生任何变化的话，他们的见解则毫无不同。我们往往有这样的经历：某些自觉太过标新立异的议论，踌躇再三才把它公之于大众，到了后来，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赫然可见，因而感到一种欣喜的惊愕。书籍哲学家与此相反，他们所讨论的不外是，甲的说法如何，乙则是如何的看法，而丙又怎样地提出商榷，然后才努力地做些批评、比较的工作。他们这样追求真理，很像写批评的历史著述家。例如，研究莱布尼兹<sup>[2]</sup>在某个短暂时期内是否有斯宾诺莎派思想的存在？供给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尔巴德<sup>[3]</sup>的《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说明》及《关于自由的书简》。做这类工作时，必要遍翻典籍，他们所下的苦功，恐怕任谁也会吃惊吧！反之，如果眼中只有事件，只要稍加思索，则立可达到目的。但话说回来，坐而读也有它的好处，只要功夫深，总可达到你的目的，用思索的方法则否。思想和人一样，不是任何人都可让你随叫随到的，要看人家高不高兴，乐不乐意。某种事情的思索，如一切的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它自然地就涌出来。惟其如此，思想绝不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关于这点，我们可在思考有关自己利害得失的场合得到说明。当我们面对个人的重大抉择时，常常刻意地选个适当的时间和场所，静坐沉思，仔细地分析其理由或原因，再推究其后果……总之是无所不思，无所不想，但到最后，还是没有个决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事不关己，关己则乱。这种场合，我们对于该事件的考察，往往不能安定，而转向其他事物方面去；加之，对此事件的嫌恶，也构成一个原因。所以，此时，我们万不可勉强自己去思考，应等待让思考的气氛自然涌上来。此气氛，往往会唐突而且重复地到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给予事件的见解也完全不同。如此这般，各种思想徐徐而来，到最后就是所谓“决心的成熟”。成熟思想的路径为什么如此繁复呢？这是因为思考过程大都呈“分割”的状态，因此，以前所经历过的事事物物，逐渐出现在眼前，并且事物也逐渐明朗化，了解也更深刻，如此便能耐着心去思想，当初的嫌忌也因而消失了——理论方面的思考亦复如此，也是一定要等待良好时机的到来，再说，任你再好的头脑，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适于思考的。因此，我们最好能利用思索以外的时间来读书。读书，正如上面所述，表达欲望——不论以诗、以散文或以音乐——普通凡人则否，据此我们可立刻辨识作者头脑的能与不能。

一流作家的精神特征是，他们的一切判断都是直接的。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作品，也都是自己思索的结果，发表之后，不论在任何场合，谁也都能认定是第

一流的东西。因而在精神领域中，如同诸侯一样是直属于帝国，其他的作家只是站在陪臣的位置上。

因此，真正思索的人，在精神王国中，等于一国的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判断如同君主的圣谕，他的话就是权威——君主不接受他人的命令，也不承认其他的权威。反之，局守于世俗流行的诸种意见的凡俗作家，像默从法律和命令的平民一样。

有些人每每爱引用权威者的辞句，来争论某事件，以取代自己贫乏的理解和见识。笔战中引出他们的东西，便像取得莫大的靠山似的，雀跃莫名。这种原因的形成，想来大概是受到塞内卡<sup>[4]</sup>所说“与其批判，不如信任”这句话的影响。因为论战之际必要有防身的攻击的武器，这类人既无思考力，又乏批判力，所以只好引用权威之言（这也是基于对权威者的尊敬），以为找到最好的护身符，振振有辞地据之而辩，发出胜利的呼声。

现实的世界中，不管能举出多少理由，来证明我们过得如何的幸福，如何的愉快，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重力的影响下活动而已，战胜了它，才有幸福可言。但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精神，没有肉体，也没有重力的法则，更不会为穷困所苦。所以，有优美丰饶心灵的人，在灵思来临的一刹那间所得到的启示，其乐趣绝非俗世所能比拟。

思想浮现在眼前，如同你的恋人就在跟前一样，你绝不会对恋人冷淡，我们也绝不会忘记此思想。如果它们远离你而去，从心中消失，则又是如何呢？即使最美好的思想，如果不及时把它写下，恐怕就此一去不回头，想找也找不到了。恋人也如此，如果不和她结婚的话，也有离你而去的危险。

对于爱思考的人来说，此世界实不乏有价值的思想，但这些思想中，能够产生反跳或反射作用力量的，也就是说，此思想著述成书后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却不多见。

起初，人们思考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为自己着想——原来，思想家可分成两类，一种是专为自己而思想，另一种是为他人而思想。前者称为“自我思想家”，只有这类人才能认真地思考事情，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哲人，实际上，他们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也是在思想之中；后者可称为“诡辩派”，他们渴望人家称他们是“思想家”，他们的幸福不是在本身中，而是在他人的喜好中。换言之，他们只是热衷于投世俗之所好。另外还有一种人介乎两者之间，我们要看他全部的做法，才能判定他是属于哪一类。里希田堡<sup>[5]</sup>是第一类的典型，黑格尔很明显的是属于第二类。

生存问题——这个暧昧的、多苦的、须臾的、梦幻般的问题，一认真讨论，恐怕所有的工作都得搁下了。实际上，除极少数的几个人外，一般人对这个问

题都没有丝毫感悟，甚至是尽量避开它，觉得与其讨论此问题，不如把这些心思用在和自己有切实关系的事情上。或者，仅取俗世哲学的一体系，来满足大众——想到这点，说“人是思考的生物”，实很可疑，所谓“思考”，也有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再往后，对于人类的无思想，或愚蠢，也不会特别的引以为奇了——普通人智慧的视野，当然比动物来得更广阔（动物不能意识过去和将来，只存在于“现在”中），但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深远。

如果世界充满着真正思考的人，我想，大概不会容许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噪音吧！然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却充斥着令人心惊肉跳和毫无目的的噪音。造物者在创造人的时候，果能尽如我们之所愿，实在不应该给我们安上耳朵，或者，至少能像蝙蝠一样在我们耳里装置上空气不能通过的“覆皮”（这点，我实在非常羡慕蝙蝠）。但人类不过也是和其他动物同样的可悯。上苍造人的时候，早已算定只要具有足以维持生存的力量就够了。因此，不论昼夜，不管有没有人咨询，人的耳朵始终是开着的，那是为了便于向我们报告“迫害者的接近”。

陈晓南 译

注释：

[1]波普(1688—1744)，英国诗人，拟古主义之领袖。

[2]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3]赫尔巴德(1776—1841)，德国哲学家、教育家。

[4]塞内卡(约公元前4至公元65)，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为暴君尼禄之师。

[5]里希田堡(1744—1814)，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

## 论“爱祖国”

[德国]海 涅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代表作品有诗集《歌集》,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散文《旅行记》等。

“老兄!我奉劝您别叫我在您的商标上画个黄金的安琪儿,还是让我画一头火红的雄狮吧。我画惯了红狮。您会发现:即使我画的是安琪儿,看起来还是像一头雄狮。”

一位可敬的艺术同道所说的这番话非常坦白地把一切可能找到的责难预先堵住了。同时,我还要提起一件事,以便于把一切都说清楚。本书中除了极小部分之外,都是在一八三一年夏、秋两季写成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忙于未来红狮的画稿。当时在我周围有各式各样的叫嚣和喧闹。

我今天难道不是很谦逊吗?

你们可以相信:世人的谦逊总有他们善良的缘由的。亲爱的上帝常常使他的臣仆流露出谦逊以及诸如此类的美德。例如,宽恕自己的仇敌是容易的,假如一时没有什么妙计可以伤害他们的话;又如不引诱妇女是容易的,假如上帝赐给她的是一副过于丑陋的相貌。

各式各样的伪善者将会对本书里的一些诗篇发出深长的叹息——但是长叹是无济于事的。其次,“后人”已经体会到:我全部的言论、我全部的诗歌是从一种伟大壮丽、欢乐无比的新春思想中开放出来的。这种新春思想即使不比那腐朽的圣灰日思想高明,但至少和它同样地值得尊敬。圣灰日思想使我们美丽的欧罗巴郁闷凋零,成为鬼怪和伪君子的聚居之地。我曾一度用轻微的讥嘲反对过它,现在却成了一种公开的、正式的战斗——我甚至已经不在最前列了。

赞美上帝,解放了沉默已久的舌头。是啊,正因为那些突然醒悟过来的人想一口气把缄默至今的一切全说出来,所以形成了许多喧嚣。这些喧嚣有时非常不友好地震荡着我的耳膜。我曾好几次有意放弃这发言人的职责,但在实行时却比放弃一个国家枢密顾问的位置还要困难,尽管枢密顾问的进益比最好

的、公开的保民官要好得多。一般人都认为我们的所行所为纯粹是一种选择，只是从新思想的仓库里选出一种来为它说话、为它工作、为它战斗、为它受苦，就像普通的一个语文学者选择自己的宗师，终生为宗师做注解似的。——不，不是我们掌握思想，而是思想掌握我们。是思想驱使和鞭策我们走上角斗的战场，使我们像受强制的角斗士来为它而战。每一个真正的保民官或使徒都是这样的。

阿摩思曾经对阿马齐亚王说：“我并不是个预言家，也不是预言家的后代，我只是个采集桑果的牧羊人。但是天父把我从羊群中唤去，对我说道：走吧，去预言！”这些话是伤心的自白。有一位可怜的僧人，由于自己的主张而遭到控诉。他站在沃姆斯王宫和陛下的面前，尽管满怀忠诚，但还是宣布不可能撤回自己的主张，而用下列的言词结束了自己的话：“我站在这里，我不能改变自己的主张，上帝帮助我。阿门！”这些也是伤心的自白。

要是你们懂得这种神圣的强制，那么你们就不会再叱责我们，不会再羞辱我们，不会再诽谤我们了。——真的，我们不是主人，而是言论的奴仆。罗伯斯庇尔曾经说过：“我是自由的奴隶。”这也是伤心的自白。

我现在也要做些自白。我离开了祖国，为我繁荣、为我微笑的高贵的一切——那边还是有几个人爱我的，例如我的母亲——这并不纯是我本心的愿望。但是我走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走，是因为我不得不走。我感到非常疲倦。七月之前，我一直从事预言的工作，内心的火焰几乎把我烧毁，内心奔涌出来的强烈言词，把我的心折磨得非常虚弱，如同产妇的身体……

我想——即使人家不再需要我，我也该为自己活下去，写出我脑袋瓜里贮积的诗歌、喜剧、小说以及可爱的、滑稽的思想游戏。我又想悄悄地潜回诗境，潜回我童年曾幸福地在那里生活过的诗境。

可是，我找不到能够使我更好地实现这一愿望的地方。这里是紧靠海边的一所小别墅，坐落在诺曼底的阿弗·德·格拉斯附近。远眺一望无际的北海，实在美不可言。风景变幻，但又是非常平凡。今天是令人厌烦的风暴，明天又是讨人欢心的宁静。天际的白云，壮丽而惊险，好似那过去在这带海面上经营他们野蛮营生的诺曼人的魅影。在我的窗下却开放着最可爱的花木：玫瑰含情脉脉地向我投送秋波；红丁香羞答答地放出乞求爱怜的芳香；月桂树越过矮墙，向我倚偎过来，几乎伸展到我的房里，像是追逐着我的荣誉。是啊，我曾一度带着相思的憔悴追在达芙奈身后，现在是达芙奈追在我身后，她就像个媳妇似的挤进我的卧房。我过去所追求的东西，现在却使我感到厌烦。我需要安静，我不希望有人议论我，至少不希望在德国有人议论我。我要吟出宁静的诗篇，但只是为了我自己，至多不过为了诵读给某一只隐藏起来的夜莺听听。